金文最

金文最卷二十一目錄

序

金文最卷二十一目錄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序

重編改併五音篇海序

韓道昇

夫篇韻者自古文章士常用者也韻乃羣經之祖篇由眾字之基故有聲無形者隨韻而準知有體無聲者依篇而的見據茲篇韻為其副正至於修書取義豈可斯須而離也自梁大同間黃門侍郎顧野王舉修玉篇立成三十卷計五百四十二部雖區別偏傍而音義釋文蔑然不載失於擇而不精缺而不備至唐處士孫強增加字數理尚未周但依前賢底蘊而已故集韻省篇川篇類篇雜沓而與其取字加增各擅其能又至大朝甲辰歲先有後陽王公與祕詳等以人推而廣之以為篇海分其畫段使學人取而有準其閒疏駁亦以頗多復至明昌丙辰有眞定校將元注指元韓公先生孝彥字允中著其古法未盡其理特將已見刱立門庭改

玉篇歸於五音逐三十六母之中取字最爲絕妙此法新行驚儒動衆難哉自古迄今無以加於斯法者也又至泰和戊辰有先生夾男韓道昭字伯暉搜尋旨範考校前規然觀五音之篇美即是美未盡其詳明之部目尚亦文繁只如誩吅之部言口同倫虤㸚之形虎爻一類本是一宗形質何須各立其門故以再行規矩改併增新詳其理察其源皆前賢之所未至使後人之所指漏者焉今特將吅品㗊隨口併入於溪再定雔雥依隹總歸於照麤隨鹿走羴從羊行余即隨他八類奏形送自天庭肯篇隱注覩篇傍散在諸門十五單身覶頭尾布於衆部添減筆俗傳之字少約二千續搜眞玉鏡之集多迭一萬取周易三百八十四爻六十甲子二數相合改併作四百四十四部方成規式者也仍依五音曰聲舊時畫段分爲一十五卷取敘目爲初見袓金部爲首至日母自部方終比於五音舊本增加字數計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言目之曰五音增改併類聚四聲篇不亦宜乎觀之上件韓伯暉改併之能

者如明鏡之中照物令久習之者不厭好事之者無疑酷似入居暗室豁然而覩明焉往者披雲倏忽而覩日矣僕因覽之固無暫捨輿然為序以冠篇首時泰和八年歲在彊圉單閼律逢無射首六日先生姪男韓道昇謹誌

改併五音篇海

改併五音集韻序

韓道昇

夫聲韻之術其來尚矣證羣經之義訓別使字之因由辨五音之輕重論四聲之清濁至於天地之始日月運行星辰名號人間姓氏山川草木水陸魚蟲飛禽走獸四方呼吸全憑字樣豈可離於聲韻者哉嘗聞古者陸詞㭊本劉臻等八人隋朝進韻抱賞歸家人皆稱歎流通於世豈不重與又至大金皇統年間有洨川荆璞字彥寶善達聲韻幽微博覽羣書奧旨特將三十六母添入韻中隨母取切致使學流取之易也詳而有的撿而無謬美即美矣未盡其善也復至泰和戊辰有吾弟韓道昭字伯暉先叔之次子也先叔者諱孝彥字允中況於篇韻之中最為得意注疏指元之論

撰集澄鑑之圖述門法滿庭芳詞序切韻指迷之頌鏤板通行其名遠矣今卽重編改併五音之篇暨諸門友精加衆字得其旨趣標名於世也又見韻中古法繁雜取之體計同聲同韻兩處安排一母一音方知敢併卻想舊時先宣一類移齊同音薛雪相親舉斯爲例只如山删獮銑豏檻庚耕支脂之本是一家怪卦夬何分三類開合無異等第俱同姓例非差故云可併今將幽隨尤隊添入鹽叢臻歸眞內沉埋嚴向凡中隱匿覃談其住笑嘯同居如弟兄啟戶皆逢若姪叔開門總見增添俗字廣改正違門多依開合等第之聲音棄一母復張之切腳使初學檢閱無移令後進披尋有準僕因覽之筆舌難盡爲吾弟伯暉篇韻之中有出俗之藝業貫世之才能喜之讚之美之歎之興然爲序以表同流好事者矣時崇慶元年歲在壬申姑洗朔日老先生姪男韓道昇謹誌

改併五音集韻序

韓道昭

聲韻之學其來尚矣書契既造文籍乃生然訓解之士猶多闕焉迄於隋唐斯有陸生長孫之徒詞學過人聞見甚博於是同劉臻輩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取古之所有今之所記者定為切韻五卷析為十策夫切韻者蓋以上切下韻合而翻之因為號以為名則字統字林韻集韻略不足比也議者猶謂注有差錯文復漏誤若無刊正何以討論則唐韻所以修焉採摭羣言撮其樞要六經之文自爾煥然九流之學在所不廢古人之用心為如何哉嘗謂以文學為事者必以聲韻為心以聲韻為心者必以五音為本則字母次第其可忽乎故先覺之士其論辨至詳推求至明著書立言蔑無以加然懸不揆度欲修飾萬分之一是故引諸經訓正諸訛舛陳其字母序其等第以見母牙音為首終於來日字廣大悉備雕有或遺始終有倫先後有則一有如指諸掌庶幾有補于初學未敢併期於達者已前印行音韻既增加三千餘字茲韻也方之於此又以龍龕訓字增加五千餘字焉是以再命良工謹鏤佳板

學者觀之目擊而道存時崇慶元年歲次壬申長至日序改併五音集韻

孔氏祖庭廣記序　張行信

古之君子皆論撰其先祖之德明著之後世當先世有美而不知者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明足以見仁足以顯然後為君子故素王之孫穆公師事子思自論祖述憲章之道魏相子順亦稱相魯之政化漢博士子國復推明所修六經垂世之教當世莫不賢之自夢奠兩楹之後迄今千七百載傳家奉祀者數嬴五十繼繼公侯象賢載德如聯珠疊璧輝映今古嗚呼休哉聖人之流光若此後之人能奉承不墜又如此宜有信書廣記備言顯揚世美以示於將來傳之永久於是襲封資政公因家譜庭記之舊質諸前史參以傳記并錄林廟累代碑刻兼述皇統大定明昌以來崇奉先聖故事博採詳考正其誤補其闕增益纂集其成一書凡一十二卷名曰孔氏祖庭廣記應祖庭事跡林廟族世古今名號典禮

沿革之始末並列於篇粲然完備於國則累朝尊師重道之美靡所不載於家則高曾祖考保世承祧之美靡所不揚故先聖配天之德愈久而愈彰聽若資政公者可謂仁明君子能世其家者也資政公嘗以書示予予斂衽觀之既欽仰其世德又嘉公之用心得繼志述事之義乃磨鈍雕朽為之題辭焉正大四年歲次丁亥十月丁未朔資政大夫前尚書右丞致仕張行信

祖庭廣記

孔氏祖庭廣記序　孔元措

先聖傳世之書其來久矣由略積詳愈遠而益著蓋聖德宏博自有不可揜者爰自四十六代族祖知洪州軍州事柱國纂集所傳板行四遠於是乎有家譜尚冀講求以俟他日逮四十七代從高祖邠州軍州事朝散克承前志推原譜牒參考載籍摘拾遺事復成一書值宋建炎之際不暇鏤行至四十九代從祖主祥符縣簿承事懼其亡逸證以舊聞重加編次遂就完本布之天下於是乎祖庭記有二書並行凡縉紳之流靡不家置獲覽聖迹與夫歷代

褒崇之典奕葉繼紹之人如登崑崙而披日月咸快瞻仰比因兵燹闕里家廟半爲灰燼中朝士大夫家藏文籍多至散沒豈二書獨能存歟元措託體先人襲封世嗣悼斯文之將泯恐祖牒之久湮去聖愈遠來者難考乃與太常諸公討尋傳記及諸典禮於二書之外得三百二事皆往古尊師之懿範皇朝重道之宏規前此所未見聞者於是增益二書合爲一編及圖聖像廟宇山林手植檜等列於篇首題曰孔氏祖庭廣記其兩漢以來林廟碑刻舊書止載名數今併及其文而錄之蓋慮久而磨滅不可復得且先聖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迄今凡一千七百七十八歲其閒經世變亂不知其幾而聖澤流衍無有窮已固不待紙傳而可久也然所以規規爲此者特述事之心不得不然是書之出也不惟示訓子孫修身慎行不墜先業流芳萬古是亦學者之光也正大四年歲次丁亥十月望日資政大夫襲封衍聖公知集賢院兼行太常丞五十一代孫元措謹記　祖庭廣記

平水新刊韻畧序　　許古

科舉之設久矣詩賦取人自隋唐始厥初公於心至陳書於庭聽舉子檢閱之及世變風移公於法以防其弊糊名考校取一日之長而韻得入場屋比年以來主文者避嫌疑畧選舉之體或點畫之錯輕爲黜退錯則誤也誤而黜之與選者亦不光矣近平水書籍王文郁攜新韻見頤菴老人曰稔聞先禮部韻或譏其嚴且簡今私韻歲久又無善本文郁累年留意隨方見學士大夫精加校讐又少添注語既詳且當不遠數百里敬求韻引僕嘗披覽貴於舊本遠矣僕畧言之正大六年己丑季夏中旬中大夫前行右司諫致仕河間許古道眞書於嵩郡隱者之中和軒

鳴道集說序　　李純甫

天地未生之前聖人在道天地既生之後道在聖人故自生民以來未有不得道而爲聖人者伏羲神農黃帝之心見於大易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見於詩書皆得道之大聖人也聖人不王道術將

裂有老子者游方之外恐後世之人塞而無所入高談天地未生之前而洗之以道德有孔子者游方之內恐後世之人眩而無所歸切論天地既生之後而封之以仁義故其言不無有少相齟齬者雖然或吹或噓或挽或推一首一尾一東一西元聖素王之志亦皆有歸矣其門弟子恐其不合而遂至於支離也莊周氏沿流而下自天人至於聖人孟某氏泝流而上自善人至於神人如左右券內聖外王之說備矣惜夫四聖人沒列禦寇駁而失眞荀卿子雜而失純揚雄王通氏僭而自聖韓愈歐陽氏蕩而爲文聖人之道如綫而不傳者一千五百年矣而浮屠氏之書從西方來盖距中國數千萬里證之文字詰曲侏儒重譯而釋之至言妙理與吾古聖人之心魄然而合顧其徒不能發明其旨趣耳豈萬古之下四海之外聖人之迹竟不能泯滅耶諸儒陰取其說以證吾書自李翺始至於近代王介甫父子倡之於前蘇子瞻兄弟和之於後大易詩書論孟老莊皆有所解濂溪涑水橫渠伊川之學運而

興焉上蔡龜山元城橫浦之徒又從而翼之東萊南軒晦菴之書蔓衍四出其言遂大小生何幸見諸先生之議論心知古聖人之不死大道之將合也恐將合而又離筮其未合於古聖人者曰嗚道集說云　金湯編

馬丹陽踏雲行序

孫謙勉

且夫道者大矣廣矣哉莫測其理者也舒之則可彌於六合卷之則不盈其一握不器而器寂寞虛無隨物推移古之爲道者往往各擅一家互談元理誘化愚迷出離生死者得其理趣或寡矣昔重陽王先生當兩遇呂眞人遽然入道而隱于終南山六年於一日東游海島於甯海境上而居焉追後得此邱劉譚馬四人立全眞之家風而嘗自言曰一弟一姪兩箇兒和予五逸做修持於是同適汴梁而重陽昇霞此四仙者同入終南邱仙遂居蟠溪六年而煙火俱無簞瓢不置號曰長春子劉仙住洛陽雲溪之洞而養浩不語號曰長生子譚仙遊化于磁洺懷州之間號曰長眞子馬

仙獨守終南而築□者不出號曰丹陽子此四仙嘗各述其詞章
而皆著德善性命以爲勸化焉門人石道涓同鉅橋王榮祖飄然
而來出示丹陽眞人達理妙詞一首曰踏雲行而謂僕曰吾昔奉
長眞師叔法旨令此詞□刻之于石而傳不朽子其爲我序之矣
僕義不能辭而勉爲序曰邱劉譚馬者誠爲得道之士也同守一
途四方行化獨于此詞中有不得相見而同心同德爲善之句者
何僕靜言思之□□□□□□□□□□□□□降迹□迦
維而教傳中國孔聖鄹人之子也而道闡洙泗此三聖者雖殊途
而相去各遠評之則德善同歸一揆又豈在常常得相見否故此
四仙者其道則亦同耳昔長眞師叔謂石道涓曰吾祕藏此詞久
矣乃元元之言思之而不可隱吾付之于汝而爲我刻之于石於
是石道涓忻然命而立石焉大定十有五年七月望日孫謙勉序
潘縣金石錄

長生眞人至眞語錄序

韓士倩

我聞道在域中所宜馴致仙居象外不可苟求故樂天詩云若非金骨相不列丹臺名非種百千刼善根得三五一眞之氣安能至此境哉今長生子劉先生賦是相籍是名昔遇重陽王眞人濟度點化出俗入道的識慧性了達疏通昨被宣詔見有詩曰昔年陝右先皇詔今日東萊聖帝宣再歲告歸官僚索詞云飄飄雲水徊東萊太微仙伴星冠士正是陳希夷昔承宋眷辭返華山詔答云玉堂金闕暫喜於來朝岫幌雲軿遽求於歸隱此二大士之不羈各一明朝之擅美兼營道同年易地則然自先生躬還故里觀住太微箋注諸經祖述三聖以文章練放以翰墨嬉游著編籍演教法遵釋氏重輕之戒造元里衆妙之門服宣父五常之行緝田宅發梨棗申申如也凡有述作競雕鏤以流傳新視聽於衆庶諷誦于人口薰陶乎民風知見者歸依頑鄙者悛改一日先生門人徐李二師遠來垂訪過溪館入愚齋息杖屨亡勞醜水陸之味良久出示先生至眞語錄一帙懇求序引義不復辭余乃洗心徧覽令

人警誡覺悟欲劃俗緣出業障邪始終列八十款問答踰一萬言包羅援敘引證論評根天地之化迹陰陽之用示死生之說明禍福之報談眞空之相懲貪嗔之欲以至苦樂之由情僞之作淸濁之源高下之本若此者甚眾無不究竟皆引用黃老奧義斷之天下之事畢矣可使眾生判疑歸正渙然冰釋爲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軀解脫矣於是得超苦海登覺岸除三有五濁之穢證三昧一空去十二類舊染之污受三千界更生之樂信出自眞語啟迪導化法緣所致也豈不偉歟時泰和壬戌歲上元日濩澤端城雙溪處白道人韓士倩彥廣謹序

長生眞人至眞語錄

太古集序

馮璧

余少時在燕趙閒聞太古眞人之名然未嘗瞻拜履舄聆謦欬之音頗爲歉恨每一思咏風烈如想蓬萊瀛洲方丈中人也今適得親見其人法嗣普照大師范君君爲人聰明照了八窗玲瓏其在東平之正一也道俗瞻依風聲千里雲集檀施興建道場廣殿齋

廚賓寮廩舍纔四三年已不啻數十百楹矣一日過璧曰圓曦所
以區區成此功德者無他正欲推廣先師道範俾行其先師太古
眞人舊有崑崙文集當時刊行者蔑裂訛漏極多圓曦以謂宗風
準的道學淵源在則人亡則書葢不可須臾離也雖甓甃浮圖增
九級之高曾未若心印書傳無片言之誤衆人徒見圓曦營建葺
累之勤孰知于崑崙文集補綴闕遺改正差謬亦頗有一日之勞
焉書已補完予盍爲之序引璧曰少時傾嚮眞人風烈以不及贍
拜履錫爲恨今得附名于文集間葢甚幸也然嚮所得皆傳聞語
大師實爲法嗣親炙日久知眞人之詳莫如大師請追述眞人道
德風烈之一二以實敘引以信後人大師因手錄行實見示其錄
如左師俗姓郝世居甯海爲州人之首戶昆季皆從儒學兄諱俊
彥舉進士第官至朝列大夫昌邑縣令師獨幼年穎異識度夷曠
翛然有出塵之姿祖師重陽眞人大定丁亥自秦抵齊抵甯海一
見師卽以神仙許之後於崑崙山對衆傳衣師自傳衣之後亦不

以得道自居蓋自韜晦往往乞食于眞定邢洺間過趙州南石橋之下因持不語趺坐留六年寒暑風雨不易其處童子來劇者見其土木形骸至以瓦石周擁其傍師居之晏如也邑君之季女適眞定少尹郭長倩會郭夫婦偕往眞定車騎甚都道出石橋聞知師在橋下駐車拜禮以衣物存慰者甚厚師藐然若不相識一無所取夫人感泣長倩嗟異移時而去師于世緣堅決乃爾故能專意於道歲月浸久精神感格一日至欒城南神人授師大易忽大開悟事多前知名滿天下大安中朝廷賜以命書廣甯全道太古眞人卽其號也自欒城授易之後言人禍福毫髮無差且自知其壽數當七十有三至期辭誠門人無疾而逝所著書六帙實錄所載如此然則曩燕趙所聞猶未盡眞人之所有也序既竟大師謂壁曰子作先師文集序而載正一興造得無贅乎余應之曰語錄紀述以傳心也功德興造以示蹟也余年七十有五回首向來燕趙傳聞如隔再世非大師裒集遺文追錄行實則眞人之遺風

餘烈無自發明況後學晚生甯易知此大師悉藉眞人遺蔭興建正一功德照耀東方公舉之所以聳動學人俾易知耳古人有言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在噫正一功德其亦眞人道蔭之典型歟大師曰唯唯大師諱圓曦前宋名相文正公之裔也前翰林學士馮璧序　太古集

鍼灸避忌太一之圖序　失名

經曰太一日遊以冬至之日始居外叶蟄之宮從其宮數所在日徙一處至九日復反于一常如是無巳周而復始此乃太一日遊之法也其旨甚明別無所隱奈行鍼之士無有知者縱有知者秘而不傳致使聖人之法罕行於世良可歎也僕雖非醫流平昔嘗習心於醫言之閫之備知其詳而不述豈仁乎輒以短見遂將逐節太一所直之日編次成圖其圖始自八節得王之日從其宮至所在之處首一終九日從一宮至九日復反于一周而復始如是次而行之計每宮各得五日九之則一節之日悉備今一一條次

備細開具於逐宮之內使觀者臨圖即見逐節太一所宜之日在何宮內乃知人之身體所忌之處庶得行鍼之士知而避之俾人無忤犯太一之凶此僕之本意也僕誠非沽名者以年齒衰朽恐身沒之後聖人之法湮沒於世故編此圖發明厥旨命工鐫石傳其不朽貴得其法與時偕行焉覽者勿以自衒見誚時大定丙午歲上元日平水閑邪聵叟述（鍼經指南以上原列卷四十一）

無名老人天游集序　　李俊民

元陽子一日攜無名老人天游集見囑曰守一自簪冠以來出入元門中皆老人引度也不敢忘其德今將平日遺稿命工刊行使傳於後庶不負平昔諄諄之意願趣其端且為老人光華老人姓陶農家子平水襄陵人父珍母賈氏初母夢青童金盤中獻一大果如瓜半黃半紅言上仙賜汝無名果也因而娠十三月而生皇統壬戌十一月十三日也性沈靜寡欲舉動與羣兒異正隆年間全家避役陝州靈寶縣時年方壯有勇力喜談道雖不讀書便解

義補縣弓箭手縣令許子靜與語奇之時贈以詩不以常人待也大定壬辰八月十三日隨丹陽馬祖師過關服勤三年祖師曰此非干汝修行事汝自修行去於是浩然長往隨方乞化與若志趙公爲侶每歸二人背坐相倚不言不笑人莫能測凡七年忽覺體中屈者伸窒者通神與氣非故吾也游戲人世三十餘年行步如風一日讀太上西昇經豁然有省會同行曰我今還鄉去也年前有韶州岳家沿王氏請住菴我已許諾不可食言已而王氏果至迎歸所指處到菴索湯沐浴畢振衣入靜位留辭世頌儼然而逝春秋八十有六葬於永甯縣西時正大丁亥三月初七日也無名之號以其夢歟集中詩頌一百八十三長短句九十一信手拈得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皆仙家日用事也七言有造化遠離生死外機關超過有無中古木開花春寂寂寒潭浸月夜澄澄但言造化都歸妄畢竟陰陽總屬私千里暮霞烹絳雪半林明月擣元霜汞死鉛乾天地靜龍吟虎嘯鬼神藏有作有爲俱妄想無名無

字是眞常願君早悟元中趣學我優游物外修五言有對客談黃卷呼童烹紫芝性似山猿獨心如野鶴孤頤神春寂寂調息夜綿綿俯仰長春景遨遊不夜鄉若此等句頭頭見道無一字閑非煙火食人所能道也中閒舛錯講師祁定之校正觀者無憾焉辛丑年七月望日序　莊靖集

大方集序　李俊民

淨然子者濟南人姓郎名志清幼而穎悟舉止作高尚事年十二洒落有塵外想求出家父母肯之十四遇一道者見而奇之曰是兒有仙分安得在此語以眞理釋然有所得自後稍加精進一日忽見純陽眞人繪像駭然曰此乃前者所遇之師也冥契相投豈偶然哉於是絕嗜欲屏紛華刻意於道學弱冠僑居瀘淵三十一還濟上主者諉以玉霄觀圖客大師咈然不受遂之益都從者雲集師不悅乃渡河逃名於南陽山中去圭角混光塵舍者與之爭席矣逍遙雲外閒其對景述懷託物見情片言隻字沾丐者多餉

而古峻而潔邃而深無一點俗氣蓋元門之星斗歟庚寅歲冬復歸澶淵返寂於通眞觀年五十一師所畜馬哀鳴廢下弟子劉志源因見而歎曰師已仙矣尚留何爲不如淮南之雞犬乎言訖乃仰而吁俯而默眼光落地不復芻豆矣聞者異之葬於先師靈兆之側襄事後志源等鳩集生前遺稿刊之於木元陽子紇石烈守一索予序之前後作者贊述詳矣言之則贅姑道其大畧云　莊靖集

錦堂賦詩序　李俊民

士大夫詠性情寫物狀不託之詩則託之畫故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得之心應之口可以奪造化寓高興也侯之別墅葺一室曰錦堂時時班春往來於此合親友而燕之因命畫史以春水夏雲秋月冬松繪之於壁蓋取陶靖節之句也四時之景叢於目前滌煩慮暢幽懷超然與造物者游坐上之興溢矣侯乃語客曰今夕之賓樂乎但恨對景無言敢請逐題而賦之客曰古人之詩今人之

畫二者盡矣言之則黯然景與時遇人與景會不嫌冷淡可停杯而待候乃口占而首唱之壬寅十一月望日序莊墉集

成趣園詩文序　初昌紹

獻州古河間郡其地鹹鹵不宜花木去城十里之外膏腴膴膴連阡接陌桑蔭障日近城之地幾不可以種植城之東北隅有田宜稼獨異其餘乃沃壤也梁公子直買田於此至三頃餘五十畝乃結廬鑿井築垣作圃而居焉遍其田則樹之以桑環所居則種之以榆柳在圃之外植之以果在圃之內藝之以花花圃之中構之以亭環亭之左右前後列之以松蓋栝柏清樾交合葱蒨蓊鬱坐亭之中四面景物皆可得而有焉又作松窗柏徑藤架竹橋以爲散策游歷之地至於花木之行列亭軒之規制欄檻之布置無一不適人之意者觀其所居之亭不取乎丹刻其楹桷侈大其制度以爲游人耳目之樂蓋方丈之地一榻翛然但要容膝自安而已所植之花不必珍卉奇木姚黃魏紫但得秀而實者隨所有而種

其與之游者不必達官聞人名流勝士但曠達之輩方外之流道
同氣合無不爲之友其所觀之書不必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如道
經禪話醫方丹訣無不愛而玩榜其園曰成趣亭曰容安軒曰靜
樂皆取其退居閒靜之義公先豪於貲爲一郡之冠然與眾異趣
耳瓦礫財貨膏肓泉石不以壟斷爲心以澹泊爲事卽之則無一
點膏粱羅紈氣與之語則眞通達之士也家事無大小一切諉之
于二子日詣其園或命巾車或乘款段或幅巾杖履乘興而往朝
至暮還如願就宿於此亦或有焉客有扣門則命壺觴具雞黍講
道論德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客去則闔扉而居優游偃仰旣而焚
香默坐誦淵明詩讀南華眞人語所謂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
之間不愛當時之譽永保性命之期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
由是朝廷名卿山林高隱以至碩儒衲子或過獻陵覩其雅致留
心賦詠或聞公之高尚景慕其爲人寄贈吟牋長篇短歌記文贊
序珠聯璧綴焜耀璀璨照映巾匭公於其暇焚香盥手一一展玩

諷詠其辭章咀嚼其意味且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天下之至寳
豈可專擅久則恐爲神物奪去與其私室什襲而藏之曷若寫之
貞珉傳之不朽仍屬僕爲序僕曰天下之名言必得天下之名士
爲之序僕何預焉公堅懇不已義不能辭姑述其素所見聞者而
爲書　謹從欽定全金詩芬錄

陰符經注序　范懌

陰符眞經三百餘字言簡而意詳文深而事備天地生殺之機陰
陽造化之理妙用眞功包涵總括盡在其中矣昔軒轅黃帝萬機
之暇淵默沖虛獲遇眞經就崆峒山而問天眞黃人廣成先生得
其眞趣勤而行之一旦鼎湖乘火龍而登天斯文遂傳於世後之
修仙慕道者而能默識元機深造閫域往往高舉遠致躡景升虛
不爲不多矣數千載之間爲之注解直說者會無一二皆辭多假
諭旁引曲說眞源弗露使夫學者困於多岐以至皓首屈屈勞而
無功愈窮而愈惑半途而止者不可勝紀遂指仙經爲虛語深可

憫也神山長生劉公眞人教法令器師席宏才學貫古今心遊道德乃覃思研精探賾索隱爲之注解坦然明白易知易行以利後人可謂慈憫仁人之用心也濟南畢守眞命懌作序欲廣傳於四方爲學者之指南而學者詳覽斯文可以悟疑辨惑皆能擺脫塵網直廁眞游逍遙於混茫之域矣明昌辛亥二月既望甯海州學正范懌德裕序

劉處元陰符經注

陰符經注序

孟綽然

深達天機者乃能說天道之妙未造聖域者烏能釋聖人之經何哉蓋聖人之言遠如天非探賾索隱者豈能知哉如黃帝陰符經者章纔止一二字不過於三百言雖約而旨益遠文雖簡而意彌深或以富國安民爲修鍊之術或以强兵戰勝爲養攝之方包羅乎天地總括乎陰陽視之無色聽之無聲冥冥然孰察其精眞杳杳然莫窮其微妙自非內外虛明表裏玲瓏能提挈乎天地把握乎陰陽者先剖析而注解之孰能窺其壼奧測其涯涘矣然注此

經者不啻十數家得聖人之微旨者唐公一人而已公諱淯號金陵道人不知何代人也於是乃述己所聞依聖意而解之旁引諸書而證之使後來觀者視其經則雖至深而至遠求其注則誠易見而易知一字所說如燈之破闇一言所解若龜之決疑非唐公素識有無之源深窮造化之端達乎天機造乎聖域安能爲此耶邇來瑩然子周至明賓今之好事者因游崆峒感黃帝故事慨然有兼善之心懇求此本鏤版印行庶修眞者亦得洵眞而去僞入聖而去凡握陰陽乎掌上撮日月于胷中眞古人之用心也求予爲序予欲不言蓋有美不揚友之辠也於是援毫而書之以繼公之好事耳時正大己丑濩澤孟綽然序 唐淯陰符經注

保命集序 楊威

天興末予北渡寓東原之長清一日過前太醫王慶先家於几案間得一書曰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試閱之乃劉高尚守眞先生之遺書稾也其文則出自內經中摭其要而述之者朱塗墨注凡

三卷分三十二門門有資次合理契經如原道則本性命之源論脈則盡死生之說攝生則語存神存氣之理陰陽則講抱元守一之妙病機則終始有條有例治病之法盡於此矣本草則驅用有佐有使處方之法盡於此矣至於解傷寒論氣宜說曲盡前聖意讀之使人廓然有所醒悟恍然有所發明使六脈十二經五臟六腑三焦四肢目前可得而推見之也後二十三論隨論出證隨證出方先後加減用藥次第悉皆蘊奧精妙入神嘗試用之十十皆中眞良醫也雖古人不是過也雖軒岐復生不廢此書也然先生有序序已行藏言幼年已有直格宣明原病式三書雖義精確猶有不盡聖理處今是書也復出與前三書相爲表裏非曰後之醫者龜鏡歟至如平昔不治醫書者得之隨例驗證度已處藥則思亦過半矣予謂是書雖在農夫工販緇衣黃冠儒宗人人家置一本可也若已有病尋閱病源不至亂投湯劑況醫家者流者哉惜哉先生卒書世不傳使先生之道竊入小人口以爲已書者有之

予憫先生之道屏翳於茅茨荊棘中故存心精校今數年矣命工鏤板擬廣世傳使先生之道出於茅茨荊棘中亦起世膏肓之一端也歲辛亥正月望日大鹵楊威序　保命集

青烏先生葬經注序　兀欽仄

先生漢時人精地理陰陽之術而史失其名晉郭璞葬書引經曰爲證者即此是也先生之言簡而嚴約而當誠後世陰陽之祖書也郭氏引經不全在此書其文字而不全豈經年代久遠脫落遺佚與亦未可得而知也　葬經注

章宗皇帝鐵券行序　正大元年應辭科程文　元好問

臣嘗考唐史所載鐵券之說有二其一則將相有社稷之功者賜之其一則許藩鎮以自新者也唐自安史之亂之後盜據河朔若魏博若幽燕若鎮冀根結盤互一寇死一寇生天子不問有司不訶者數十年其制御之術可考也溫言善辭以開慰之高爵厚祿以尊寵之甚者又以待社稷臣之禮而禮之也辨理曲直洗滌怨

惡質之於天地而示必信申之以丹鐵而圖不朽當是時武克不剛君臣相與爲一切之計幸賊之不吾梗雖所求有過于此者將奔走而奉之故所謂丹書之信特迫于不得已焉而與之耳道陵朝有以田氏所藏唐賜藩鎭鐵券來上者上爲製七言長詩以破其說名曰鐵券行臣幸獲覩焉自聖人以書契代結繩之政大朴雖散天理之眞湻者猶在人也治稍下衰而誓誥興信不足有不信夏后作誓而民始叛殷人作誥而下益惑盩自結繩而爲書契自書契而爲誓誥利害相摩機械相直君父而臣子也君有不得於其臣臣有不得於其君天理之存者曾不毫髮況又自誓誥而爲鐵券其欲使人不叛且惑亦難矣故施之藩鎭不可也黃河泰山之盟不能救韓彭於旋踵之頃赤心白日之語又安可保唐室於威令復振之後乎施於功臣亦不可也君不得於其臣而與之爲不直臣不得於其君而受之爲不義不直不義幾何其不以功臣爲藩鎭也大哉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知

乎此則知聖人所以信及豚魚者爲不在彼也臣竊伏觀章宗皇帝以仁聖之姿淵懿之智緝熙光明之學正心誠意修身治天下二十年之間大信之所孚股肱大臣之貴與臺阜隸之賤皆不言而喻不約而隨不契而合不膠而固其視前世誓誥之繁固已貫三光而洞九泉矣況於恃片鐵以爲固者乎宜其播之于號令發之於歌詩慨然自得於大道破裂之後袪千載之惑爲萬世之戒也如此有詔下臣爲作篇引謹昧死百拜而言曰聖人之公之信皆天也臣何足以知之若夫雲漢之昭回日星之炳耀編之詩書而無愧質之鬼神而不疑者臣愚不自度量尚庶幾自託于不腐云臣謹引　遺山集

陸氏通鑑詳節序　元好問

中州文明百年有經學有史漢之學通典之學而通鑑則不能如江左之盛惟蔡內翰伯正甫珪蕭戶部眞卿貢宗室密國公子瑜璹之等十數公號稱專門而已近歲此學頗行河朔武臣宿將講

說記誦有爲日課者故時人稍稍效之卷帙既多艱於傳寫通都大邑好事家所藏不過三五本而止其餘願見而不可得者多矣温公修此書五十餘年雖相業未究而能成百代不刊之典以與左邱明氏並傳立功立言皆聖哲之能事在公爲無憾特其傳與否繫學者幸不幸耳歷亭州將張侯晉亭知好此書取陸氏詳節且以外紀及諸儒精義附益之公所載大政事大善惡備見于此蓋有不可勝學者矣以爲得之易則學者衆因鋟木以傳從是而往一邑之令一州之守千人君之長若見而有所得愛而知所慕舉而措之施爲之閒免於面牆之蔽張侯與有力焉侯官偏將軍佩金符食大縣萬家千頭木奴足供指使何至就楮墨工營什一耶予惜其私淑之意不白故爲道其所以然乙卯秋九月望日太原元某裕之書 遺山集

東坡詩雅序　元好問

五言以來六朝之陶謝唐之陳子昂韋應物柳子厚最爲近風雅

自餘多以雜體爲之詩之亡久矣雜體愈備則去風雅愈遠其理然也近世蘇子瞻絕愛陶柳二家極其詩之所至誠亦陶柳之亞然評者尙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不爲風俗所移爲可恨耳夫詩至於子瞻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後人無所望矣乃作東坡詩雅目錄一篇正大己丑河南元某書于內鄉劉鄧州光父之東齋 遺山集

東坡樂府集選序

元好問

絳人孫安常注坡詞參以汝南文伯起小雪堂詩話刪去他人所作無愁可解之類五十六首其所是正亦無慮數十百處坡詞遂爲完本不可謂無功然尙有可論者如古岸開青葑南柯子以末後二句倒入前篇此等猶爲未盡然特其小小者耳就中野店雞號一篇極害義理不知誰所作世人誤爲東坡而小說家又以神宗之言實之云神宗聞此詞不能平乃貶坡黃州且言教蘇某閒處袖手看朕與王安石治天下安常不能辨復收之集中如當時

其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妙年有胃中萬卷筆頭千字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之句其鄙俚淺近叫呼衒鬻殆市駔之雄醉飽而後發之雖魯直家婢僕且羞道而謂東坡作者誤矣又前人詩文有一句或一二字異同者蓋傳寫之久不無訛謬或是落筆之後隨有改定而安常一切以別本爲是是亦好奇尙異之弊也就孫集錄取七十五首遇語句兩出者擇而從之自餘玉龜山一篇予謂非東坡不能作孫以爲古詞刪去之當自別有所據姑存卷末以俟更考丙申九月朔書於陽平寓居之東齋元某引 遺山集

錦機序

元好問

文章天下之難事其法度雜見于百家之書學者不徧考之則無以知古人之淵源予初學屬文敏之兄爲予言如此興定丁丑閒居汜南始集前人議論爲一編以便觀覽蓋就李嗣榮衞昌叔家前有書而錄之故未備也山谷與黃直方書云欲作楚辭須熟讀

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然後下筆喻如世之巧女文繡妙一世誤欲織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因以錦機名之十一月日河東元某自題 遺山集

集諸家通鑑節要序　元好問

汝下弋唐佐集諸家通鑑成一書以東萊呂氏節要爲斷增入外紀甲子譜年目錄考異舉要歷法及輿道原史事問答古輿地圖帝王世系釋音溫公以後諸儒論辨若事類若史傳終始括要又皆科舉家附益之者爲卷百有二十凡二百餘萬言唐佐學有源委讀書論文精玩旨意隨疑訂正必理順而後已故其所編次部居條流截然不亂時授館平陽張存惠魏卿家張精於星歷之學州里以好事見稱請爲唐佐鋟木以傳唐佐過某於太原以定本見示且言溫公識治之良相時君用之不盡屏處閒局餘二十年其所得者通鑑一書而已顧雖功業未究較其成一家之言而爲百代不刊之典不謂之不負所學可乎承平時明經詞賦取士主

文衡者尙以科目爲未廣謂杜氏通典司馬氏通鑑皆可增置學官爲士子專門之業宰相以爲然而未暇也此書編帙浩繁傳寫不易辦寒鄉之士有願見而不可得者張氏此本減完書紙墨之半見得之易則流布必廣戶牖既開他日當有由堂而及奧者幸爲我道所以然雖然某竊有所憾焉公與二劉氏范氏紀千三百年治亂廢興成敗之迹蓋用春秋左氏傳荀悅袁宏漢紀例爲之以便觀覽故於中祕外邸之書芟夷翦截舉宏綱而撮機要其所取纔十一耳而公既爲成書上之復自爲通鑑詳節傳於世者獨何歟其後呂陳王陸諸人亦皆以公例爲之豈數公者於編年本末故使之不相綴屬開學者涉獵之漸乎庸佐貢積之力久必能得其微旨幸爲講明之以曉我曹之未知者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謹序 遺山集

十七史蒙求序　元好問

安平李瀚撰蒙求二千餘言李華作序李良薦於朝蓋在當時已

甚重之迄今數百年之閒孩幼入學人挾此册少長則遂講授之宋王逢原復有十七史蒙求與瀚並傳及詩家以次韻相夸尚以蒙求韻語也故姑汾王琢又有次韻蒙求出焉評者謂次韻是近世人之弊以志之所之而求合他人律度遷就附會何所不有惟施之賦物承史舉古人徵之事例遷就傅會或當聽其然是則韻語次韻爲有據矣始予年二十餘住太原學舍交城吳君廷秀洎其弟廷俊與予結夏課於由義西齋嘗以所撰蒙求見示且言逢原既以十七史命篇矣而閒用呂氏春秋三輔決錄華陽國志江南野錄謂之史可乎今所撰止于史書中取之諸所偶儷必事類相附其次强韻亦力爲搜討自意可以廣異聞子爲我序之可乎予欣然諾之而未暇也後三十七年予過鎭陽見張參議耀卿耀卿受學於吳君之門者也問以此書之存亡乃云版蕩之後得於田家故箱中因得而序之按李瀚自嫌文碎此特自抑之辭華謂可以不出卷而知天下是亦許與太過惟李良薦章謂其錯綜經

史隨便訓釋童子固多宏益而老成頗覺起予此爲切當耳載籍之在天下有棟宇所不能容而牛馬所不能舉者精力有限記誦無窮果使漫而無統廣心浩大將不有遺亡之謬乎如日記事者必提其要吾知蒙求之外不復有加矣古有之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尺寸不已遂成丈疋信斯言也雖推廣三千言爲十萬其孰曰不可哉吳君博覽强記九經傳注輒手自鈔寫且諷誦不去口史書又其專門之學文賦華贍有聲場屋閒教授生徒必使知已之所知能已之所能時議以此歸之貞祐兵亂負母入山道中遇害年甫四十云庚戌五月晦日新興元某序 遺山集

拙軒銘序 元好問

左轄公以拙軒自號徵文於某謹述而銘之去古既遠天質日喪人僞日勝機械之士以拙爲諱天下萬事一以巧爲之矜長出奇爭捷求售其心汨汨焉如弄丸如運斤如刻猴之工如貫蝨之射惟恐巧之不極至於汲黯之戇絳侯之訥石建之醇謹卓茂之迂

綬班超平平之策陽城下下之考咸其嗤點以爲不習事業之鄙陋風俗之薄惡實坐于此惟公以清白傳世德以忠信結人主出入四朝再秉鈞軸危言高論聳動天下發凶豎未形之謀則先識者以爲明犯强臣不測之怒則疾惡者以爲高視千載無所於讓其以拙爲號者非欲賢于斯世而已也濂溪先生論拙之極致有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之語夫能至於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則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則公之所以自名者乃所以自任耶 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四十二

金文最卷二十一

金文最卷二十二目錄

序

摸魚兒詞序　　元好問

滿庭芳詞序以上原列卷四十四　　元好問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序

如庵詩文序　元好問

密國公諱璹字子瑜越王長子而興陵之諸孫也明昌初已受封公以例授金紫光祿大夫衛紹王時除開府儀同三司宣宗南渡後封胙國公哀宗正大初進封密自明昌初鎬厲等二王得罪後諸王皆置傅與司馬府尉文學名爲王府官屬而實監守之府門啓閉有時王子若孫及外人不得輒出入出入皆有籍訶問嚴甚金紫若國公雖大官無所事事止於奉朝請而已密公班朝著者如是四十年初燕都遷而南危急存亡之際凡車輅宮縣寶玉秘器所以資丕天之奉者舟車輦運國力不贍至汴者千之一耳而諸王公貴主至有脫身而去者公家法書名畫連箱累篋寶惜固護與身存亡故他貨一錢不得着身方遷革倉卒朝廷止以乏軍

興爲憂百官俸給減削幾盡歲日所入大官不能贍百指而密公又宗室之貧無以爲養者其落薄失次爲可見矣元光以後王燾門禁綏文士稍遂款謁然亦不過三數人而止矣公資稟簡重而至誠接物不知名爵爲何物少日師三川朱巨觀學詩龍巖任君謨學書真積之久遂擅出藍之譽於書無所不讀而以資治通鑑爲專門馳騁上下千有三百餘年之事其善惡是非得失成敗道之如目前穿貫他書考證同異雖老於史學者不加詳也名勝過門明窗棐几展玩圖籍商略品第顧陸朱吳筆虛筆實之論極幽眇及論二王筆墨推明草書學究之說窮高妙而一言半辭皆可紀錄典衣置酒或終日不聽客去爐薰茗椀或橙蜜一杯有承平時王家故態使人愛之而不能忘也字畫得於蘇黃之間參禪於善西堂名曰祖敬自題寫真有枯木寒灰亦自神應緣來現作公身只緣苦愛東坡老人道前身趙德麟之句舊制國公祭山陵則佩虎符乘傳號曰嚴祭若上清儲祥宮若太乙宮五嶽觀設醮上

方相藍大道場則國公代行香公多預焉又有詩自戲云借來羸
馬鈍於牆馬上官人病且痊無用老臣還有用一年三五度燒香
恭寶錄云公詩五卷號如菴小槀者汴梁響書家有之樂府云夢
到鳳凰臺上山圍故國週遭又云咫尺又還秋也不成長似雲閑
識者聞而悲之予竊謂古今愛作詩者特晉人之自放於酒耳吟
咏情性留連光景自當爲緩憂之一物在公則又以之遯世無悶
獨立而不懼者也使公得時行所學以文武之材當顓面正朝之
任長轡遠馭何必減古人顧與槀項黃馘之士爭一日之長於筆
硯間哉朝家疏近族而倚疏屬其敝乃至於此可爲浩歎也天興
壬辰曹王出質公求見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公奏聞孝德
雖譏和孝德不苦諳練恐不能辦大事者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
慰之曰南渡後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丐無
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緩急則置于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
其謂我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未幾公感疾以其夏五

月十有二日葉春秋六十一後二十有六年此集再刻於大名門下士河東人元某爲之引　遺山集

琴辨序　元好問

彥實苗君平陽人童丱中爲鄉先生喬孟州扆君章所器命其子河東按察轉運使宇德容與同研席君章文學深博兼通音律教彥實與德容琴事初授指法累錢手背以輕肆爲禁至一聲不敢妄增損彥實後以雅量見稱有自來矣弱冠應明經舉選三赴廷試至論知琴亦與德容相後先當熙宗守成之際惟弄琴爲樂而已琴工衛宗儒者一日鼓琴不成聲問之故曰山後苦寒手拮据耳即賜之貂鼠帳熾炭其前使鼓之世宗好此藝殊有父風寢殿外設琴工幕次鼓至夜分乃罷嘗言吾非好琴人主心無所任則營建征伐田獵寵嬖何所不有吾以琴繫著吾心耳一侍從鼓琴東宮衣著華麗上以輕浮救不得入宮至顯宗又妙于琴事者也三四十年之間此道大行而彥實出于其時近臣有薦于章廟者

因得待朝翰林居京師未久而聲譽籍甚至廢舉業不就南渡後
日從楊趙游閑閑嘗有詩推敬故詩人止以高士目之公藝既專
又漸于敦朴之化習與性成其分別古今操弄孰雅孰鄭猶數一
二而辨黑白也嘗選古人所傳操弄百餘篇有古意者纂集之將
傳于世危急存亡之秋旦未暇也長子名某字君瑞嘗仕爲省郎
閑居燕中悼雅道之將廢而先意之不究將鋟木以傳請予題端
且以卜當傳與否也予謂君瑞言子第傳之山谷有云枯木嵌空
微暗淡古器雖在無古絃袖中正有南風手誰爲聽之誰爲傳東
坡有云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漢大司空宋宏薦桓
譚文學可比前世揚雄劉向父子光武拜爲議郎帝每讌輒令鼓
琴好其繁聲宏聞之不悅悔于薦舉伺譚内出正朝服坐府上遣
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願令輔國家以道
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會相舉以
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宏失

其常度怪而問之宏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謂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躭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譚遂不得給事中予竊謂南風手不可得而今世愛陶詩者幾人果如坡谷所言唯當破此琴爲烹鶴之具耳光武好繁聲舉朝亦好之乃有宋司空謂宋宏之後遂無宋宏則彥賓此書何從出哉夫八音與政通爲難審音以知政居今而行古又爲難合是二難始有此書乃欲藏之名山以待其人乎司空表聖最爲通論云四海之廣豈無賞音固應不待五百年耳請以此爲之引歲丁巳秋八月初吉遺山詩老引遺山集

雙溪集序　　元好問

燕中文士張顯卿趙昌齡爲予言省寺賓客集今中令詩傳於時欲吾子爲作序引其有意乎予復之曰詩與文同源而别派文固難詩爲尤難李長吉母以賀苦於詩謂嘔出肝肺乃已耳又有論詩者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其可

謂尤難矣前世詩人凡有所作遇事輒變化別不一其體裁乃欲與造物者爭柄囚鎖怪異破碎陣敵淩轢波濤穿穴險固者尤未盡也槁項黃馘一飾寒餓之士以是物爲顓門有白首不能道劉長卿一字者靑雲貴公子乃咳唾嚬呻而得之是可貴也學道者有神遇有懸解如以無礙辨才游戲翰墨龍拏虎擲動心駭目不可致詰彼區區者方纓冠被髮流汗而追之九萬里風斯在下矣中令天資高於詩若夙習故落筆有過人者不足訝也近時燕中兩詩人擅名一時當其得意時視北征南山反有德色然每見中令一詩出必歡喜讚歎失喜噎嘔曰此長吉語也義山語也樊川集所無有也而中令慊然自以爲不足長轡遠馭進進而不已如欲踔宇宙而遺俗渺翩翩而獨征者尚奚以序引爲哉顯卿昌齡爲我謝中令君朝議以四世五公待閣下天下大夫士以太平宰輔望閣下李文饒一品集鄭亞有序陸宣公奏議蘇東坡有劄子大書特書而屢書之韓筆有例子欲我敘雙溪小集而遂巳乎年

月日門下士河東元某題　遺山集

鳩水集序　元好問

德安鄭夢開以所編宋君周臣鳩水集見示云宋君以文章名海內久矣世以不見全集爲恨今欲鋟木流布子厚於宋者請爲題端某不敏不足以知詩文正脈嘗試妄論之文章雖出於眞積之力然非父兄淵源師友講習國家教養能卓然自立者鮮矣自隋唐以來以科舉取士學校養賢俊逸所聚名卿才大夫爲之宗匠琢磨淬厲日就作新之功以德言之則士君子之所爲也以文言之則鴻儒碩生之所出也以人物言之則公卿大臣之所由選也不必皆鴻儒碩生公卿大臣而其材具故在是矣宋君起太行其經明行修蓋故家遺俗然且得鄉先生李承旨致美按察使簡之宗盟內翰濟川潞倅祐之父子王孟州大用之所沾丐仕太學十年讀書績文動爲有用之學使之得時行道其所成就顧豈出名卿材大夫之下哉易代以來佐東平幕二十年當賢侯擁彗之敬

不動聲氣酬酢臺務皆迎刃而解有用之學僕既言之矣嗚呼文章聖心之正傳達則爲經綸之業窮則爲載道之器顧所遭何如耳他日人讀鳩水集或以文人之文求之淏特䆉䄄子耳非吾心相科中人也癸丑清明日河東元某引遺山集

楊叔能小亨集序　元好問

貞祐南渡後詩學大行初亦未知適從溪南辛敬之淄川楊叔能以唐人爲指歸敬之舊有聲河南叔能則未有知之者興定末叔能與予會於京師遂見禮部閑閑公及楊吏部之美二公見其幽懷久不寫及甘羅廟詩嘖嘖稱歎以爲今世少見其比及將往關中張左相信甫李右司之純馮內翰子駿皆以長詩贈別閑閑作引謂其詩學退之此日足可惜頗能似之至比之金膏水碧物外自然奇寶景星丹鳳承平不時見之嘉瑞叔能用是名重天下今三十年然其客于楚于漢河于燕趙魏齊魯之閒行天下四方多矣而其窮亦極矣叔能天資澹泊寡于言笑儉素自守詩文似其

爲人其窮雖極其以詩爲業者不變也其以唐人爲指歸者亦不變也今年其所譔小亨集成其子復見予鎮州以集引爲請予亦愛唐詩者唯愛之篤而求之深故似有所得嘗試妄論之詩與文特言語之別稱耳有所記述之謂文吟咏情性之謂詩其爲言語則一也唐詩所以絕出于三百篇之後者知本焉爾矣何謂本誠是也古聖賢道德言語布在方冊者多矣且以弗慮胡獲弗爲胡成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樸雖小天下莫敢臣較之與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敬其明神宜無悔怒何異但篇題句讀不同而已故由心而誠由誠而言由言而詩也三者相爲一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發乎邇而見乎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小夫賤婦孤臣孽子之感諷皆可以厚人倫美教化無他道也故曰不誠無物夫惟不誠故言無所主心口別爲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來人之聽之若春風之過焉耳其欲動天地感神鬼難矣其是之謂本唐人之詩其知本乎何溫柔敦厚藹然仁義之言之多也幽憂

憔悴寒餓困憊一寓于詩而其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者故在也至于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不能自揜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優柔饜飫使人涵泳于先王之澤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幸矣學者之得唐人爲指歸也初予學詩以十數條自警云無怨懟無謔浪無驁狠無崖異無狡訐無媕阿無傅會無籠絡無衒鬻無矯飾無爲堅白辨無爲賢聖癲無爲妾婦妬無爲仇敵謗傷無爲聾俗閧傳無爲瞽師皮相無爲黥卒醉橫無爲黠兒白捻無爲田舍翁木強無爲法家醜詆無爲牙郎轉販無爲市倡怨思無爲琵琶娘人魂韻詞無爲村夫子兔園策無爲算沙僧困義學無爲稠梗治禁詞無爲天地一我今古一我無爲薄惡所移無爲正人端士所不道信斯言也予詩其庶幾乎惟其守之不固竟爲有志者之所先今日讀所謂小亨集者祗以增愧汗耳予既以如上語爲集引又申之以種松之詩因爲復言歸而語乃翁吾老矣自爲瓠壺之日久矣非夫子亦何以發予之狂言己酉秋八月

初吉河東元某序

新軒樂府序　　元好問

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為之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眞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時作宮體亦豈可以宮體槩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東坡者所以然者詩三百所載小夫賤婦幽憂無聊賴之語特猝為外物感觸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者爾其初果欲被管絃諧金石經聖人手以與六經並傳乎小夫賤婦且然而謂東坡翰墨游戲乃求與前人角勝負誤矣由今觀之東坡聖處非有意於文字之為工不得不然之為工也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咏性情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近歲新軒張勝子亦東坡發之者與新軒三世遼宰相家從少日滑稽玩世兩坡二叟所謂入其室而啖其炙者故多喜而謔之之辭及隨計兩

都作霸諸彥時命不偶僅得補掾中臺時南狩已久日薄西山民風國勢有可爲太息而流涕者故又多憤而吐之之辭予與新軒臭味既同而相得甚歡或別之久而去之遠取其歌詞讀之未嘗不灑然而笑慨焉以歎沈思而遠望鬱搖而行歌以爲玉川子嘗孟諫議貢餘新茶至四盌發輕汗時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眞有此理退之聽穎師彈琴云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忽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吾恐穎師不足以當之予既以此論新軒因說向屋梁子屋梁子不悅曰麟角蘭畹尊前花閒等集傳播里巷子婦母女交口教授婬言媟語深入骨髓牢不可去久而與之俱化浮屠家謂筆墨勸婬當下犂舌之獄自知是巧不知其業㴱後山追悔少作至以語業命題吾子不知耶離騷之悲回風惜往日評者且以露才揚已怨懟沈江少之若孤憤四愁七哀九悼絕命之辭窮愁志自憐賦使樂天知命者見之又當置之何地耶治亂時也遇不遇命也衡門之下自有成樂而長歌之哀甚於痛哭安知憤

而吐之者非呼天稱屈耶世方以此病吾子子又以及新軒其何以自解子謂屋梁子言子頗記謝東山對右軍哀樂語乎年在桑榆正賴絲竹陶寫但恐兒輩覺損此歡樂趣耳東山似不應道此語果使兒輩覺老子樂趣遂少減耶君且道如詩仙王南雲所說大美年賣珠樓前風物彼打硬頭陀與長三者三禮何嘗夢見在

歲甲寅十月望日河東元某題 遺山集

逃空絲竹集序

元好問

南渡後李長源七言律詩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高處往往不減唐人麻知幾七言長韻天隨子所謂陵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陳敵者皆略有之然長源失在無穰茹知幾病在少持擇詩家亦以此爲恨仲梁材地有餘而持擇工夫勝其餘或亦有不逮二子者絕長補短大槩一流人也今二子亡矣仲梁氣銳而筆健業專而心精極他日所至當於古人中求之不特如退之之於李元賓耶河東人元某書 遺山集

張仲經詩集序　　元好問

仲經出龍山貴族少日隨宦濟南從名士劉少宣問學客居永甯永甯有趙宜之辛敬之劉景元其人皆天下之選而仲經師友之故蚤以詩文見稱及予官西南仲經偕杜仲梁麻信之高信卿康仲甯挈家就予內鄉時劉內翰光甫方解鄧州倅日得相從文字間仲經之所成就又非洛西時比矣北渡後薄游東平謁先行臺嚴公一見即被賞識待以師賓之禮授館于長清之別墅積十餘年得致力文史以詩爲專門之學此其出處之大略也今觀其詩永甯王趙幽居云寒盡陰崖草有芽竹梢殘雪墮冰花號空老木風纔定倒影荒山日又斜天地悠悠常作客干戈擾擾漫思家烟村寂寞無人語獨倚寒藤數莫鴉其落筆不凡類如此及來內鄉嘗阻雨板橋張主簿草堂同賦淅江觀漲詩仲經云一雨天地來濤聲破清曉光甫大加賞歎以爲有前人風調是年出居縣西南白鹿原名所居爲行齋取素貧賤行貧賤之意行齋之南有菊水

湍流噴薄景氣古澹陽崖回抱綠莎盈尺臘月紅梅盛開諸公藉
草而坐嘉肴旨酒嘯詠彌日仲經有詩云寒容遠峯猶帶雪煖私
幽圃已多花仲梁雖有煖散春泉百汲流之句亦自以爲不及也
其餘如次韻見及云長松偃蹇千年物病鶴摧頹萬里心春思云
一春常作客連日苦多風野樹淒迷綠鶯花暗澹紅愁隨詩卷積
囊與酒尊空巢燕如相識頻來草舍中書事云故國三年夢新愁
兩鬢蓬淚從南望盡塗自北來窮破牖蠅烘日枯梢鵲愛風悵然
搔白首遠目過歸鴻贈員善卿云詩材雖滿腹家具少于車珍珠
泉感舊云紅槿有情依壞砌綠莎隨意上寒廳秋興云壞壁粘蝸
歎國步荒池漂蟻失軍容秋日云寒花矜晚色病葉怯秋聲憶永
甯舊游寄魏內翰云上閣寺高迎晚翠游家樓小簇春紅獨腳云
洛岸瀟瀟雨送春老愛青山悟靜緣問路前村犬吠人病枕偏宜
夜雨聲林深鹿近人年衰與杖宜雲出祇園雨亦香又如風琴一
首回軍謠四首淸明日陪諸公讌集東園一首病中一首移居學

東坡八首再到方山絕句書陶詩後集句往往傳在人口內相文獻楊公有言文章天地中和之氣太過為荒唐不及為滅裂仲經所得雍容和緩道所欲言者而止其亦得中和之氣者歟為人資稟樂易恬于進取進退容止皆有蘊藉可觀與人交重然諾敦分義終始可以保任使之束帶立朝當言責之重豈得輕負所學忘禮諫之義乎憂世旣切惠養是其所長趙張二王鈎距之吏奮然抵几書書俊快保其羞而不為至于德讓君子之風㒵有望焉自丙午以後參幕府軍事當賢侯擁篲之敬得寸行寸謂當見之一日未一試而病不起矣其孤夢符持橋軒詩集求予編次感念平昔不覺出涕因題其後嗚呼有言可述學者之能事有子可傳人道之大本吾仲經言可述矣子可傳矣顧雖齎志下泉其亦可以少慰矣夫甲寅冬至日詩友河東元某裕之題 遺山集

陶然集詩序　元好問

貞祐南渡後詩學為盛洛西辛敬之淄川楊叔能太原李長源龍

坊雷伯威北平王子正之等不啻十數人稱號專門就諸人中其死生于詩者汝海楊飛卿一人而已李內翰欽叔工篇翰而飛卿從之游初得樹古葉黃早僧開頭白遲之句大爲欽叔所推謝從是游道日廣而學亦大進客居東平將二十年有詩近二千首號陶然集所賦靑梅瑞蓮餅聲雪意或多至十餘首其立之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積之之多乃如此此其所以爲貴也歟歲庚戌東平好事者求此集刊布之飛卿每作詩必以示予相去千餘里亦以見寄其所得予亦頗能知之飛卿于海內詩人獨以予爲知己故以集引見託或病吾飛卿追琢功夫太過者予釋之曰詩之極致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故傳之師本之經眞積之力久而有不能復古者自匪我愆期子無良媒自伯之東首如飛蓬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旣見復關載笑載言之什觀之皆以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見取於采詩之官而聖人刪詩亦不敢盡廢後世雖傳之師本之經眞積力久而不能至焉者何古今難易不相侔之

如是耶嬴秦以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澤未遠質勝則野故肆口
成文不害爲合理使今世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適足以
汙簡牘尚可辱采詩官之求取耶故文字以來詩爲難魏晉以來
復古爲難唐以來合規矩準繩尤難夫因事以陳辭辭不迫切而
意獨至初不爲難後世以不得不難爲難耳古律歌行篇章操引
吟咏謳謠詞調怨歎詩之目既廣而詩評詩品詩說詩式亦不可
勝讀大槩以脫棄凡近澡雪塵翳驅駕聲勢破碎陳敵囚鎖怪變
軒豁幽秘籠絡今古移奪造化爲工鈍滯僻澀淺露浮躁狂縱淫
靡詭誕瑣碎陳腐爲病毫髮無遺憾老去漸於詩律細佳句法如
何新詩改罷自長吟語不驚人死不休杜少陵語也好句似仙堪
換骨陳言如賊莫經心薛許昌語也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
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貫休師語也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
卻艱難半山翁語也詩律傷嚴近寡恩唐子西語也子西又言吾
於他文不至蹇澀惟作詩極難苦悲吟累日僅自成篇初讀時未

見可羞處姑置之後數日取讀便覺瑕釁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定比之前作稍有加焉後數日復取讀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乃敢示人然終不能工李賀母謂賀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就子美而下論之後世果以詩為專門之學求追配古人欲不死生於詩其可已乎雖然方外之學有為道日損之說又有學至於無學之說詩家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後樂天香山以後東坡海南以後皆不煩繩削而自合非技進於道者能之乎詩家所以異於方外者渠輩談道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詩家聖處不離文字不在文字唐賢所謂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以吾飛卿立之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異時霜降水落自見涯涘吾見其泝石樓歷雪堂問津斜川之上萬慮洗然深入空寂盪元氣於筆端寄妙理於言外彼悠悠者可復以昔之隱几者見待耶陶然後編請取此序證之必有以子為不妄許者重九日遺山眞隱序　遺山集

木菴詩集序　元好問

東坡讀參寥子詩愛其無蔬筍氣參寥用是得名宣政以來無復異議予獨謂此特東坡一時語非定論也詩僧之詩所以自別於詩人者正以蔬筍氣在耳假使參寥子能作柳州超師院晨起讀禪經五言深入理窟高出言外坡又當以蔬筍氣少之耶木菴英上人弱冠作舉子從外家遼東與高博州仲常游得其議論爲多且因仲常得僧服貞祐初南渡河居洛西之子蓋時人固以詩僧目之矣三鄉有辛敬之趙宜之劉景元予亦在焉三君子皆詩人上人與相往還故詩道益進出世住寶應有山堂夜岑寂及梅花等篇傳之京師閑閑趙公內相楊公屏山李公及雷李劉王諸公相與推激至以不見顏色爲恨予嘗以詩寄之云愛君山堂句深靖如幽蘭愛君梅花詠入手如彈丸詩僧第一代無媿百年閑嘗說向閑閑公公亦不以予言爲過也近年七夕感興有輕河如練月如舟花滿人間乞巧樓野老家風依舊拙蒲團又度一年秋之句予爲之擊節稱歎恨楊趙諸公不及見之乙酉冬十月將歸太

原侍者出木菴集求予爲序引試爲商略之上人才品高眞積力久住龍門嵩少二十年仰山又五六年境用人勝思與神遇故能游戲翰墨道場而透脫叢林科臼於蔬筍中別爲無味之味皎然所謂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者蓋有望焉正大中閑閑公侍祠太室會上人住少林久倦於應接思欲退席閑閑公作疏留之云書如東晉名流詩有晚唐風骨予謂閑閑雖不序木菴集以如上語觀之知閑閑作序已竟然則向所許百年以來爲詩僧家第一代者良未盡歟 遺山集

南冠錄序 元好問

予以始生之七月出繼叔氏隴城府君迨大安庚午府君卒官扶護還鄉里時予年二十有一矣元氏之老人大父彫喪殆盡問之先世之事諸叔皆晚生止能道其梗槩予亦以家牒具存碑表相望他日論次之蓋未晚也因循二三年中原受兵避寇陽曲秀容之閒歲無甯居貞祐丙子南渡河家所有物經亂而盡舊所傳譜

牒乃於河南諸房得之故朱以後事爲詳而宋前事皆不得而考也益之兄嘗命予修千秋錄雖略具艾第他所欲記者尚多而未暇也歲甲午羈管聊城益之兄遯在襄漢遂有彼疆此界之限姪搏俘縶之平陽存亡未可知伯男子叔儀姪孫伯安皆尚幼未可告語予年已四十有五殘息奄奄朝夕待盡使一日顛仆於道路則世豈復有知河南元氏哉維祖考承三公餘烈賢儁輩出文章行業皆可稱述不幸而與阜隸之室混爲一區泯泯默默無所發見可不大哀耶乃手寫千秋錄一篇付文嚴以備遺忘又自爲講說之嗚呼前世功名之士人有愛慕之者必問其形質顏貌言語動作之狀史家亦往往爲記之在他人且然吾先人之形質顏貌言語動作乃不欲知之豈人之情也哉故以先世雜事附焉予自四歲讀書八歲學作詩作詩今四十年矣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從仕十年出死以爲民自少日有志於世雅以氣節自許不甘落人後四十五年之間與世合者不能一二數得名爲多而謗亦不

少舉天下四方知己之交唯吾益之兄一人人生一世閒業已不爲世所知又將不爲吾子孫所知何負於天地鬼神而至然耶故以行年雜事附焉先祖銅山府君正隆二年賜出身訖正大之末吾家食先朝祿七十餘年矣京城之圍予爲東曹都事知舟師將有東狩之役言於諸相請小字書國史一本隨車駕所在以一馬負之時相雖以爲然而不及行也崔子之變歷朝實錄皆滿城帥所取百年以來明君賢相可傳後世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則世人不復知之矣予所不知者亡可柰何其所知者忍棄之而不記耶故以先朝雜事附焉合而一之名曰南冠錄叔儀伯安而下乃至傳數十世當家置一通有不解者就他人訓釋之違吾此言非元氏子孫遺山集以上原列卷四十三

興定庚辰太原貢士南京狀元樓宴集題名序

元好問

晉北號稱多士太平文物繁盛時發策決科者率十分天下之二

可謂富矣喪亂以來僵仆於原野流離於道路計其所存百不能一今年預秋賦者乃有百人焉從是而往所以榮吾晉者在吾百人而已爲吾晉羞者亦吾百人而已然則爲吾百人者其何以自處耶將僥倖一第以苟活妻子耶將靳固一命躑躅廉謹死心於米鹽簿書之間以取美食大官耶抑將爲奇士爲名臣慨然自拔於流俗以千載自任也使其欲爲名臣奇士以千載自任則百人之少亦未害如曰不然雖充賦之多至十分天下之九亦何貴乎十分天下之九哉嗚呼往者已矣來者未可期所以榮辱吾晉者既有任其責者矣凡我同盟其可不勉 遺山集

送李輔之之官濟南序　元好問

輔之李君膺剡章之招有泛舟之役東門祖道北海開樽念會合之艮難欲殷勤之重接時則暮春三月人則楚囚再期魯連之一箭空飛季子之百金行盡釋射鉤之怨雖當三沐而三薰動去國之魂徒有九招而九散沈雲卿云東南水國腸一斷而一連西北鄉關魂九招而九散見銅駝之

荆榛夢金馬之衣冠感今懷昔悲焉如擣況復中年哀樂流景須臾歌驪駒而再終橫素波而徑去瞻仰弗及我勞如何如春登臺翻失熙熙之意仰天擊缶能無嗚嗚之聲諸公從衍聖孔公賦詩贈別凡若干首而某爲之引　遺山集

送高雄飛序　　元好問

恆府天壤間大都會在今爲長樂宫之湯沐邑且乾龍潛躍之淵也自文統紹開俊造騈集七八年之閒鶴書特徵與鳳尾諾之所招致眎他郡國爲尤多乃七月甲申漕司從事河東高雄飛被賢王之教當乘傳北上聲光四馳歡動州里僉謂高子春秋鼎盛卓然以問學爲業眞積力久故胸中之言多六經百氏史漢陳范之書司馬氏范氏通鑑唐鑑之學六朝唐以來之篇什馳騁上下累百數萬言往往見於成誦文章翰墨宜在茂異之科古所謂立談可以致雙璧一日可以致九遷者在此行矣高晉產也僕以犬馬之齒之故謬爲之一言天家包舉六合臣屬萬國立武事以兼文

備由草創而爲潤色延見故老網羅豪俊必當攷古昔之理亂論治道之先後察生民之休戚觀風俗之美惡以成長治之業以建久安之勢金城千里太山而四維之顧豈汲汲於文章翰墨之用縻羔雁而儆元纁乎且夫人臣以納忠爲難人君以寬聽盡下爲尤難蓋義則古今之體同而情則天淵之路絕逢干之游未遠伊管之辨易窮諛臣嫉立仗之鳴說家懼攖鱗之怒況乎褁糧三月被髮九閽事重而言輕威尊而命賤雖復憤梟秋沸冤霜夏零思欲片餅自明胡可得已乃今首登瀛之選接曳裾之游使者牽車太官捫酒主好善而忘勢士見義而得爲陸大中之詩書叔孫奉常之典禮賈長沙之經濟魏相國之謀謨有懷不攄生才奚用是則爲吾高子者亦豈輕負所學乗以爲雙璧之甘餌九遷之捷徑乎諺有之見卵而求時夜謂之蚤計椎牛饗客會其巳食謂之後期智無後期亦無蚤計行矣吾子今正是時請賦南山有臺爲之勸駕云壬子秋二十有七日新興元某引 遺山集

送秦中諸人序　元好問

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尙義風聲習氣歌謠慷慨且有秦漢之舊至於山川之勝游觀之富天下莫與爲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樂居焉予年二十許時侍先人官洛陽以秋試留長安中八九月時紈綺氣未除沈湎酒間知有游觀之美而不暇也長大來與秦人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聞談周漢都邑及藍田鄠杜間風物則喜色津津然動於顏間二三君多秦人與予游道相合而意相得也常約近南山尋一牛田營五畝之宅如舉子結夏課時聚書深讀時時釀酒爲具從賓客游伸眉高談脫屣世事覽山川之勝槩考前世之遺蹟庶幾乎不負古人者然予以家在嵩前暑途千里不若二三君之便於歸也清秋揚鞭先我就道矯首西望長吁靑雲今夫世俗惬意事如美食大官高貲華屋皆衆人所必爭而造物者之所甚靳有不可得者若夫閒居之樂澹乎其無味漠乎其無所得葢自放於方之外者之所貪人何所爭而造物者亦何

靳耶行矣諸君明年春風待我於輞川之上矣

寒食靈泉宴集序

元好問

出天平北門三十里而近是爲鳳山之東麓有寺曰靈泉阻以絕澗蔭以深樾重岡複嶺回合蔽映夏秋之交湍流噴薄殷勤谿谷寺已廢於兵而石樓之典型故在僧扉禪室閒見層出南望坡陀小山如几案閒物巖花錯繡羣鶯下上雲光金碧林煙彩翠陰晴朝暮萬景岔集蓋輞川之鄉社而桃源氏之別業也昭陽薦歲維莫之春諸君以僕燕路言歸東藩應聘困鞍馬風沙之役渝樹林水鳥之盟千里相思一杯爲壽楊雄獻賦自詫雕蟲之工許汜求官乃爲元龍所譏尊前見在身外何窮釋塵累而玩物華厭囂湫而樂閒曠卬須我友天與之柄兵廚之良醞踵來京洛之名謳自獻談謔閒作磈磊一空倒甗有佳境之餘食苹撫此時之美一之爲甚覺今是而昨非四者難并苦夜長而晝短謫仙所謂醉盡花柳賞窮江山者於是乎張本不有蘭亭絕唱留故事以傳之其在

白雲老兄負古人者多矣五言古詩任用韻其九首以寒食靈泉宴集命篇而某爲之序諸公可其和之 遺山集

太原昭禪師語錄序　　元好問

慈明與瑯琊覺皆法兄弟其扶臨濟一枝慈明而下十餘世得元冥顗禪師瑯琊而下亦十餘世得虛明亨禪師元冥風岸孤峻無所許可幾絕嗣而不傳虛明急於接納故子孫滿天下又皆稱其家如慈雲海淸凉相羅漢汴與法王昭公皆是也屏山爲虛明作墓誌以爲二公傳與不傳雖異而其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正大初予在史館昭公屬予求書屏山所作銘於禮部閑閑公公初以目疾爲辭予請之堅公因問法王皆來有何言句時昭公方爲虛明作塔於法王之朝臺有偈云以塔爲身以鈴爲舌萬例同頭橫說豎說予爲公舉似公欣然曰銘安在我當爲書之蓋師家父子爲時賢所稱如此歲丁酉八月予自大名還太原師之徒蔚某出師語錄求作序引吾家微之有言若佛法師當爲予說而予不當爲

師說故略以數語遺之太原元某引 遺山集

暠和尚頌序　元好問

歲甲寅秋七月余自清涼還太原會乾明志公出其法兄弟萬壽暠和尚頌古百則請談余題端余往在南都侍閑閑趙公禮部楊公屏山李先生讌談每及青州以來諸禪老皆以萬松老人號稱辨材無礙當世無有能當之者承平時已有染衣學士之目故凡出其門者望而知其爲名父之子雖東林隆高出十百輩而暠於是中猶爲上首其語言三昧蓋不必置論余獨記屏山語云東坡山谷俱嘗以翰墨作佛事而山谷爲祖師禪東坡爲文字禪且道暠和尚百則語附之東坡歟山谷歟余亦嘗贈暠山侍者學詩云詩爲禪客添花錦禪是仙家切玉刀暠和尚添花錦歟切玉刀歟余皆不能知所可知者讀一則語未竟覺冰壺先生風味津津然出齒頰間當是此老少年作舉子時結習未盡爾志公試以此語問阿師當發一笑中元日遺山居士元某引 遺山集

傷寒會要序

元好問

往予在京師聞鎭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余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爲國醫者爲詳葢明之世以貲雄鄉里諸父讀書喜賓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士大夫或病其資高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謁之也大概其學如傷寒氣疽眼目病爲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爲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他病也以古方爲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學特以意增損之一

劑之出愈於託密友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也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効明之來謂眾醫言疾深矣非精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啟元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澹滲泄雖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脈沈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以投白虎耶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救之以苦陰邪則它證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之治奈何明之曰病隱於經絡間陽大升則經不行

經行而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夫人目翳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翳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爲病邪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膩粉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翳色同矣肺腎爲病無疑矣乃寫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爲之使旣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翳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脈皆屬於目脈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內翰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脈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煮藥而明之適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脈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脈諸數爲熱諸遲爲寒今脈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脈從而病反者何也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爲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

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二三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夫人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以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之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爲陽所搏温劑大過故無益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經歷之家人病崩漏醫莫能効明之切脈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爲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侯厚謝而去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爲序引迺以如上事冠諸篇使學者知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効蓋如此云閏月望日河東元某書於范尊師之正一宮　遺山集

元氏集驗方序　元好問

予家舊所藏多醫書往往出于先世手澤喪亂以來寶惜固護與身存亡故卷帙獨存壬寅冬閒居州里因錄予所親驗者爲一編

目之曰集驗方付搏拊輩使傳之且告之曰吾元氏由靖康迄今父祖昆弟仕宦南北者又且百年官無一塵之寄而室乏百金之業其所得者此數十方而已可不貴哉十二月吉日

周氏衞生方序　元好問

定襄周侯夢卿弱冠從其兄戶籍判官器之作舉子遭罹兵亂投迹戎行屢以戰多取千戶封佩金符然其舉子習氣故在也中年以來頗以醫藥卜筮爲事孤虛王遁風角鳥占俱號精備軍旅閒病患倉猝爲之投劑救療既廣遂爲專門之業以夏課綴葺之勤而移之芝朮蔆桂之下好事者有秘方可責目前之效者必來告之歲月既久浸成卷帙凡若干卷若干首以周氏衞生方目之予以世契之故得傳錄焉竊謂醫藥大事也古人以爲藥猶兵然兵殺人之器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人不善用之則反以生人者殺人世之君子留意於性命之學者良有旨哉予於周侯不獨羨其已試之功與兼愛之心又以見其角逐風塵之際雖有獨埽千

軍之勇果非樂於戰鬬以人命爲輕者故爲道所以然者冠諸篇

遺山元某引 遺山集

中州集序　元好問

商右司平叔衛嘗手鈔國朝百家詩略云是魏邢州元道道明所集平叔爲附益之者然獨其家有之而世未之知也歲壬辰予掾東曹馮内翰子駿延登劉鄧州光甫祖謙約予爲此集時京師方受圍危急存亡之際不暇及也明年留滞聊城杜門深居頗以翰墨爲事馮劉之言日往來於心亦念百餘年以來詩人爲多苦心之士積日力之久故其詩往往可傳兵火散亡計所存者才什一耳不總萃之則將遂湮滅而無聞爲可惜也乃記憶前輩及交游諸人之詩隨卽錄之會平叔之子孟卿攜其先公手鈔本來東平因得合予所錄者爲一編目曰中州集嗣有所得當以甲乙次第之十月二十有二日河東人元好問裕之引 遺山集

李氏脾胃論序　元好問

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八風之邪中人之高者也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腑謂水穀入胃其精氣上注於肺濁留于腸胃飲食不節而病者也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膚筋脈必從足始者也內經說百病皆由上中下三者及論形氣兩虛卽不及天地之邪乃知脾胃不足爲百病之始有餘不足世醫不能辨之者蓋已久矣往者遭壬辰之變五六十日之間爲飲食勞倦所傷而沒者將百萬人皆謂由傷寒而沒後見明之辨內外傷及飲食勞倦傷一論而後知世醫之誤學術不明誤人乃如此可不大哀耶明之既著論矣且懼俗弊不可以猝悟也故又著脾胃論丁甯之上發二書之微下祛千載之惑此書果行壬辰藥禍當無從而作仁人之言其意溥哉 脾胃論

摸魚兒詞序

元好問

正月二十七日予與希顏陪馮內翰丈游龍母潭韓吏部鈞於龍潭遇雷事見天封題名卽此地也既歸宿於近潭田舍翁家是夜

雷雨大作望中潭火光如燭明日旁近言龍起大槐中父老云正月龍起前此未有也龍潭寺南窪尊馮丈所名 遺山新樂府

摸魚兒詞序　元好問

乙丑歲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日獲一雁殺之矣其脫網者悲鳴不能去竟自投於地而死予因買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爲識號曰雁邱時同行者多爲賦詩予亦有雁邱詞舊所作無宮商今爲改定云 遺山新樂府

金吾案山西通志載遺山雁邱詞序與此小異附錄於後

泰和乙丑遺山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捕得二雁一死一脫網去其脫網者空中盤旋哀鳴良久亦投地死遺山遂以金贖二雁瘞汾水旁壘石爲識號曰雁邱因賦此辭同行蒲溪楊正卿果樂城李仁卿治和之 山西通志

摸魚兒詞序　元好問

泰和中大名民家小兒女有以私情不如意赴水者官爲蹤跡之

無見也其後蹈藕者得二尸水中衣服仍可驗其事乃合是歲此陂荷花開無不並帶者心水梁國用時爲錄事判官爲李用章內翰言如此曲以樂府雙蕖怨命篇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嚥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韓偓香奩集中自敘語遺山新樂府

滿庭芳詞序　元好問

正大四年戊子十月汴京遇仙橋酒家楊廣道趙君瑞皆山後人其鄉僧李菩薩者狂人也常就之借宿每酒客散從外來臥具有閒剩則就之不然赤地亦寢一日天寒甚楊憐其羈窮飲之酒僧若愧焉晨起僧持酒盌出同宿者聞嘆聲少焉僧云增明亭前牡丹開矣速往看之人狂而不信也已乃果有兩花僧亦去京師觀者塡咽酒壚爲之一空因獲利不貲盖僧以是報楊也遺山新樂府

以上原列卷四十四